# 宋史/卷2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九十八 ◄

宋史
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

► 卷三百

狄棐

狄棐，字輔之，潭州長沙人。少隨父官徐州，以文謁路振，振器愛之，妻以女。舉進士甲科，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。歷開封府司錄，知壁州。道長安，為寇準所厚，準復入相，乃薦通判益州。擢開封府判官，歷京西益州路轉運、江淮制置發運使，累遷太常少卿、知廣州，加直昭文館。代還，不以南海物自隨，人稱其廉。拜右諫議大夫、龍圖閣直學士、權判吏部流內銓，出知滑州，進給事中，徙天雄軍。會給郊賞帛不善，士卒譁噪趣府門，棐不能治。事聞，命侍御史劉夔按視，未及境，眾不自安。棐馳白夔，請紿以行河事。夔至，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。棐坐罷懦，降知隨州，徙同州。勾當三班院，進樞密直學士，歷知陝鄭州、河中河南府，復判流內銓。出知揚州，未行，卒。

有狄國賓者，仁傑之後，分仁傑告身與棐，棐奏錄國賓一官，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。棐在河中時，有中貴人過郡，言將援棐於上前。棐答以他語，退謂所親曰：「吾湘潭一寒士，今官侍從，可以老而自汙耶？」其為政愷悌，不為表襮，死之日，家無餘貲。

子 遵度

子遵度，字元規。少穎悟，篤志於學。每讀書，意有所得，即仰屋瞪視，人呼之，弗聞也。少舉進士，一斥於有司，恥不復為。以父任為襄縣主簿，居數月，棄去。好為古文，著《春秋雜說》，多所發明。嘗患時學靡敝，作《擬皇太子冊文》、《除侍御史制》、

《裴晉公傳》，人多稱之。尤嗜杜甫詩，賞讚其集。一夕，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，及覺，才記十餘字，遵度足成之，為《佳城篇》。後數月卒。有集十二卷。

## 郎簡

郎簡，字叔廉，杭州臨安人。幼孤貧，借書錄之，多至成誦。進士及第，補試秘書省校書郎、知寧國縣，徙福清令。縣有石塘陂，歲久湮塞，募民浚築，溉廢田百餘頃，邑人為立生祠。調隨州推官，及引對，真宗曰：「簡歷官無過，而無一人薦，是必恬於進者。」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分宜縣，徙知竇州。縣吏死，子幼，贅婿偽為券冒有其貲。及子長，屢訴不得直，乃訟於朝。下簡劾治，簡示以舊牘曰：「此爾翁書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取偽券示之，弗類也，始伏罪。

徙藤州，興學養士，一變其俗，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。通判海州，提點利州路刑獄。官罷，知泉州。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、廣南東路轉運使，擢秘書少監、知廣州，捕斬賊馮佐臣。入判大理寺，出知越州，復歸判尚書刑部，出知江寧府，歷右諫議大夫、給事中、知揚州，徙明州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。祀明堂，遷刑部。卒，年八十有九，特贈吏部侍郎。

簡性和易，喜賓客。即錢塘城北治園廬，自號「武林居士」。道引服餌，晚歲顏如丹。尤好醫術，人有疾，多自處方以療之，有集驗方數十，行於世。一日，謂其子絜曰：「吾退居十五年，未嘗小不懌，今意倦，豈不逝歟？」就寢而絕。幼從學四明朱頔，長學文於沈天錫，既仕，均奉資之。後二人亡，又訪其子孫，為主婚嫁。平居宴語，惟以宣上德、救民患為意。孫沔知杭州，榜其里門曰「德壽坊」。然在廣州無廉稱，蓋為絜所累。絜，終尚書都官員外郎。

## 孫祖德

孫祖德，字延仲，濰州北海人。父航，監察御史、淮南轉運。祖德進士及第，調濠州推官、校勘館閣書籍。時校勘官不為常職，滿歲而去。改大理寺丞、知榆次縣，上書言刑法重輕。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。方冬苦寒，詔罷內外工作，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，格詔不下。祖德曰：「詔書可稽留耶？」卒白罷役。

入為殿中侍御史，遷侍御史。章獻太后春秋高，疾加劇，祖德請還政。已而疾少間，祖

德大恐。及太后崩，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，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、知諫院。言郭皇后不當廢，獲罪，以贖論。久之，遷天章閣待制。

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，以藥化鐵成銅，可鑄錢，裨國用。祖德言：「偽銅，法所禁而官自為，是教民欺也。」固爭之，出知兗徐蔡州、永興軍。徙鳳翔府，請置鄉兵。改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梓州，累遷右諫議大夫、知河中府。歷陳許蔡潞鄆亳州、應天府，以疾得潁州，除吏部侍郎致仕，卒。有《論事》七卷。

祖德少清約，及致仕，娶富人妻，以規有其財。已而妻悍，反資以財而出之。子珪，江東轉運使。

## 張若谷

張若谷，字德繇，南劍沙縣人。進士及第，為巴州軍事推官。會蜀寇掠鄰郡，若谷攝州事，率眾為守禦備，賊乃引去。調全州軍事推官。入見，真宗識其名，顧曰：「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？」特改大理寺丞、知蒙陽縣。三司言：「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，其主監宜擇人。」乃以命若谷。歲餘，所鑄贏三十萬緡。擢知處州，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、江淮制置發運使。入為三司度支、鹽鐵副使，累遷右諫議大夫、知并州。

先是，麟、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，前守輒罷之。若谷以謂：互市，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，且中國得戰馬；亟罷之，則猜阻不安。奏復市如故，而馬入歲增。提舉諸司庫務，權判大理寺，進樞密直學士，歷知澶州、成德軍、揚州、江寧府，入知審官院，糾察在京刑獄，知通進銀臺司、應天府。改龍圖閣學士，徙杭州。會歲饑，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。權判吏部流內銓、知洪州，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。

若谷素為宰相張士遜引拔，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，不激訐取名云。

## 石揚休

石揚休，字昌言，其先江都人。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，後徙京兆。七代祖藏用，右羽林大將軍，明於曆數，嘗召家人謂曰：「天下將有變，而蜀為最安處。」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滈，遂為眉州人。

揚休少孤力學，進士高第，為同州觀察推官，遷著作佐郎、知中牟縣。縣當國西門，衣冠往來之衝也，地瘠民貧，賦役煩重，富人隸太常為樂工，僥幸免役者凡六十餘家。揚休請悉罷之。改秘書丞，為秘閣校理、開封府推官，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，歷三司度支、鹽鐵判官。坐前在開封嘗失盜，出知宿州。

頃之，召入為度支判官，修起居注。初，記注官與講讀諸儒，皆得侍坐邇英閣。揚休奏：「史官記言動，當立以侍。」從其言。判鹽鐵勾院，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、同判太常寺。初，內出香祠溫成廟，帝誤書名稱臣，揚休言：「此奉宗廟禮，有司承誤不以聞。」帝嘉之。兼勾當三班院，為宗正寺修玉牒官。遷工部郎中，未及謝，卒。

揚休喜閑放，平居養猿鶴，玩圖書，吟詠自適，與家人言，未嘗及朝廷事。及卒，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，其大略：請增諫官以廣言路，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，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，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，擇守令，重農桑，禁奢侈，皆有補於時者。然揚休為人慎默，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。至於誥命，尤非所長。

平生好殖財。因使契丹，道感寒毒，得風痹，謁告歸鄉，別墳墓。揚休初在鄉時，衣食不足，徙步去家十八年。後以從官還鄉里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，皆曰：「昌言來，必賙我矣。」揚休卒不揮一金，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。

## 祖士衡

祖士衡，字平叔，蔡州上蔡人。少孤，博學有文，為李宗諤所知，妻以兄子。楊億謂劉筠曰：「祖士衡辭學日新，後生可畏也。」舉進士甲科，授大理評事、通判蘄州，再遷殿中丞、直集賢院，改右正言、戶部判官。未幾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，遷起居舍人、注釋御集檢閱官，遂知制誥，為史館修撰，糾察在京刑獄，同知通進銀臺司。天聖初，以附丁謂，落職知吉州。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，復降監江州稅。士衡兒時過外家，有僧善相，見之，語人曰：「是兒神骨秀異，他日有名於時，若年過四十，當位極人臣。」年三十九，卒於官。

## 李垂

李垂，字舜工，聊城人。咸平中，登進士第，上《兵製》、《將制書》。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，累遷著作郎、館閣校理。上《導河形勝書》三卷，欲復九河故道，時

論重之。又累修起居注。丁謂執政，垂未嘗往謁。或問其故，垂曰：「謂為宰相，不以公道副天下望，而恃權怙勢。觀其所為，必遊朱崖，吾不欲在其黨中。」謂聞而惡之，罷知亳州，遷潁、晉、絳三州。明道中，還朝，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：「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，諸公欲用為知制誥，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，盍一往見之。」垂曰：「我若昔謁丁崖州，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。今已老大，見大臣不公，常欲面折之，焉能趨炎附熱，看人眉睫，以冀推輓乎？道之不行，命也！」執政知之，出知均州。卒，年六十九。

五子，仲昌最知名，銳於進取，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，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。

張洞

張洞，字仲通，開封祥符人。父惟簡，太常少卿。洞為人長大，眉目如畫，自幼開悟，卓犖不群。惟簡異之，抱以訪里之卜者。曰：「郎君生甚奇，必在策名，後當以文學政事顯。」既誦書，日數千言，為文甚敏。未冠，嘩然有聲，遇事慷慨，自許以有為。時，趙元昊叛擾邊。關、隴蕭然，困於飛輓，且屢喪師。仁宗太息，思聞中外之謀。洞以布衣求上方略，召試舍人院，擢試將作監主簿。

尋舉進士中第，調漣水軍判官，遭親喪去，再調潁州推官。民劉甲者，強弟柳使鞭其婦，既而投杖，夫婦相持而泣。甲怒，逼柳使再鞭之。婦以無罪死。吏當夫極法，知州歐陽修欲從之。洞曰：「律以教令者為首，夫為從，且非其意，不當死。」眾不聽，洞即稱疾不出，不得已讞於朝，果如洞言，修甚重之。

晏殊知永興軍，奏管勾機宜文字。殊儒臣，喜客，遊其門者皆名士，尤深敬洞。改大理丞、知鞏縣。會殊留守西京，復奏知司錄。殊晚節驟用刑，幕府無敢言。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，傾倒無不至，當事有官責，持議甚堅，殊為沮止，洞亦自以不負其知。

樞密副使高若訥、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，宜為館職，召試學士院，充秘閣校理、判祠部。時天下戶口日蕃，民去為僧者眾。洞奏：「至和元年，敕增歲度僧，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，後率百人度一人；又文武官、內臣墳墓，得置寺撥放，近歲滋廣。若以勳勞宜假之者，當依古給戶守塚，禁毋樵采而已。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，失不裁損，後不勝其弊。」朝廷用其言，始三分減一。知太常禮院，宰相陳執中將葬，洞與同列謚為「榮靈」，其孫訴之，詔孫抃等復議，改曰「恭」。洞駁奏：「執中位宰相，無功德而罪

戾多，生不能正法以黜之，死猶當正名以誅之。」竟從扑等議。

初，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，後仁宗悔之，詔追復其號，二十餘年矣。至是，有司請祔於廟。知制誥劉敞以謂：「《春秋》書『禘於太廟，用致夫人』。致者，不宜致也。且古者不二嫡，當許其號，不許其禮。」洞奏：「后嘗母天下，無大過惡，中外所知。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，洗之於既沒，猶曰不許其禮，於義無當。且廢后立后，何嫌於嫡？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，乖正名之典，而敞復引《春秋》『用致夫人』。按《左氏》哀姜之惡所不忍道，而二《傳》有非嫡之辭，敞議非是。若從變禮，尚當別立廟。」不行。轉太常博士，判登聞鼓院。仁宗方向儒術，洞在館閣久，數有建明，仁宗以為知《經》，會覆考進士崇政殿，因賜飛白「善經」字寵之。洞獻詩謝，復賜詔獎諭。

出知棣州，轉尚書祠部員外郎。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，歲決溢病民田。水退，強者遂冒占，弱者耕居無所。洞奏一切官為標給，蠲其租以綏新集。河北東路民富蠶桑，契丹謂之「綾絹州」，朝廷以為內地不慮。洞奏：「今滄、景，契丹可入之道，兵守多缺，契丹時以販鹽為名，舟往來境上，此不可不察。願度形勢，置帥、增屯戍以控扼之。」

時天下久安，薦紳崇尚虛名，以寬厚沉默為德，於事無所補，洞以謂非朝廷福。又謂：「諫官持諫以震人主，不數年至顯仕，此何為者？當重其任而緩其遷，使端良之士不亟易，而浮躁者絕意。」致書歐陽修極論之。召權開封府推官。

英宗即位，轉度支員外郎。英宗哀疚，或經旬不御正殿，洞上言：「陛下春秋鼎盛，初嗣大統，豈宜久屈剛健，自比沖幼之主。當躬萬機，攬群材，以稱先帝付畀之意，厭元元之望。」大臣亦以為言，遂聽政。命考試開封進士，既罷，進賦，題曰《孝慈則忠》，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，英宗曰：「張洞意諷朕。」宰相韓琦進曰：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。」英宗意解。

詔訊祁國公宗說獄，宗說恃近屬，貴驕不道，獄具，英宗以為辱國，不欲暴其惡。洞曰：「宗說罪在不宥。雖然，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，獨以其坑不辜數人，置諸法可矣。」英宗喜曰：「卿知大體。」洞因言：「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，蓋其知學問使然。國家本支蕃衍，無親疏一切厚廩之，不使知辛苦。婢妾聲伎，無多寡之限，至滅禮義，極嗜欲。貸之則亂公共之法，刑之則傷骨肉之愛。宜因秩品立制度，更選老成教授之。」宗室緣是怨洞，痛詆訾言，上亦起藩邸，賴察之，不罪也。

轉司封員外郎、權三司度支判官。對便殿稱旨，英宗遂欲進用，大臣忌之，出為江西轉運使。江西薦饑，徵民積歲賦，洞為奏免之。又民輸綢絹不中度者，舊責以滿匹，洞命計尺寸輸錢，民便之。移淮南轉運使，轉工部郎中。淮南地不宜麥，民艱於所輸，洞復命輸錢，官為糴麥，不逾時而足。洞在棣時，夢人稱敕召者，既出，如拜官然，顧視旌旗吏卒羅於庭。至是，夢之如初。自以年不能永，教諸子部分家事。未幾卒，年四十九。

李仕衡

李仕衡，字天均，秦州成紀人，後家京兆府。進士及第，調鄠縣主簿。田重進守京兆，命仕衡鞫死囚五人，活者四人。重進即其家謂曰：「子有陰施，此門當高大之。」徙知彭山縣，就加大理評事，遷光祿寺丞。父益，以不法誅，仕衡亦坐除名。

後會赦，寇準薦其材，盡復其官，領渭橋輦運，通判邠州，再遷秘書丞，徙知劍州。王均反，仕衡度州兵不足守，即棄城焚芻粟，輦金帛東守劍門。既而賊陷漢州，攻劍州，州空無所資，即趨劍門。仕衡預招賊眾，得千餘人，待之不疑。賊將至，與鈐轄裴臻迎擊之，斬首數千級。乃乘驛入奏，擢尚書度支員外郎，賜服緋魚。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，降監虔州稅。

召還，判三司鹽鐵勾院。度支使梁鼎言：「商人入粟於邊，率高其直，而售以解鹽。商利益博，國用日耗。請調丁夫轉粟，而輦鹽諸州，官自鬻之，歲可得緡錢三十萬。」仕衡曰：「安邊無大於息民，今不得已而調斂之，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，欲其不困，何可得哉！」不聽，遂行鼎議，而關中大擾。乃罷鼎度支使，以仕衡為荊湖北路轉運使，徙陝西。初，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，助陝西軍費。仕衡言歲計可自辦，遂罷給。

真宗謁陵寢，因幸洛，仕衡獻粟五十萬斛，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。朝廷以為材，召為度支副使。上言：「關右既弛鹽禁，而永興、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，年額錢請減十之四。」詔悉除之。累遷司封郎中，為河北轉運使。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。建言：「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，而民艱於得錢，悉預假於里豪，出倍償之息，以是工機之利愈薄。方春民不足，請戶給錢，至夏輸帛，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。詔優其直，仍推其法於天下。

封泰山，獻錢帛、芻糧各十萬，見於行宮，遷右諫議大夫。祀汾陰，又助錢帛三十萬，乃命同林特提舉京西、陝西轉運事。權知永興軍，進給事中。逾月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。

頃之，河北闕軍儲，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，真宗聞之，以為河北都轉運使。駕如亳州，又貢絲錦、縑帛各二十萬。後集粟塞下，至鉅萬斛。或言粟腐不可食，朝廷遣使取視之，而粟不腐也。棣州汙下，苦水患，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，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。南郊，復進錢帛八十萬。先是，每有大禮，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為貢，言者以為不實。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，二十萬即其羨餘。帝不之罪，謂王旦曰：「仕衡應猝有材，人欲以此中之。然朝廷所須，隨大小即辦，亦其所長也。」明年旱蝗，發積粟賑民，又移五萬斛濟京西。

遷尚書工部侍郎、權知天雄軍。民有盜瓜傷主者，法當死，仕衡以歲饑，奏貸之。盜起淄、青間，遷刑部侍郎、知青州。前守捕群盜妻子置棘圍中，仕衡至，悉縱罷之使去。未幾，其徒有梟賊首至者。入為三司使，帝作《寬財利論》以賜之。乃更陝西入粟法，使民得受錢與茶。舊市羊及木，責吏送京師，而羊多道死，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，吏至破產不能償。仕衡乃許吏私附羊，免其算，使得補死者；聽民自采木輸官，用入粟法償其直。遷吏部侍郎。

仁宗即位，拜尚書左丞，以足疾，改同州觀察使、知陳州。州大水，築大堤以障水患。徙潁州，復知陳州。曹利用，仕衡婿也。利用被罪，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，分司西京。歲餘，改左衛大將軍，卒。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，非意左遷，詔追復同州觀察使。

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，雖才智過人，然素貪，家貲至累鉅萬，建大第長安里中，嚴若官府。

子丕緒，蔭補將作監主簿。及仕衡歸老，丕緒時為尚書虞部員外郎，請解官就養。朝廷以為郎，故事不許，請削一官，乃聽。未幾，還之。居十餘年，仕衡死，服除，久之不出。大臣為言，起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。歷通判永興軍、同州，知解州、興元府、華州，累遷司農卿致仕，卒。丕緒居官廉靜，不為矯激。家多圖書，集歷代石刻，為數百卷藏之。

## 李溥

李溥，河南人。初為三司小吏，陰狡多智數。時天下新定，太宗厲精政事，嘗論及財賦，欲有所更革，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，問以職事。溥詢其目，請退而條上。命至中書，

列七十一事以聞，四十四事即日行之，餘下三司議可否。於是帝以溥等為能，語輔臣曰：「朕嘗諭陳恕等，如溥輩雖無學，至於金穀利害，必能究知本末，宜假以色辭，誘令開陳。而恕等強愎自用，莫肯詢問。」呂端對曰：「耕當問奴，織當問婢。」寇準曰：「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蓋以貴下賤，先有司之義也。」帝以為然，悉擢溥等以官，賜錢幣有差。

溥為左侍禁、提點三司孔目官，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祿為定式。加閤門祗候。催運陝西糧草，赴清遠軍，還，提舉在京倉草場，勾當北作坊。齊州大水，壞民廬舍，欲徙州城，未決，命溥往視，遂徙城而還。又與李仕衡使陝西，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。三遷崇儀使。

景德中，茶法既弊，命與林特、劉承珪更定法，募人入金帛京師，入芻粟塞下，與東南茶皆倍其數，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，使推行之。歲課緡錢，果增其舊，特等皆受賞。溥時已為發運副使，遷為使，仍改西京作坊使。然茶法行之數年，課復損於舊。江、淮歲運米輸京師，舊止五百餘萬斛，至溥乃增至六百萬，而諸路猶有餘畜。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，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，因載石輸湖中，積為長堤，自是舟行無患。累遷北作坊使。

時營建玉清昭應宮，溥與丁謂相表裏，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，且多致奇木怪石，以傅會帝意。建安軍鑄玉皇聖祖，溥典其事，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，而溥亦數奏祥應，遂以為迎奉聖像都監、領順州刺史，遷獎州團練使。溥自言江、淮歲入茶，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。並言，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，人掌一綱，多侵盜，自溥並三綱為一，以三人共主之，使更相司察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，才失二百石。會溥當代，詔留再任，特遷宮苑使。

初，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，溥薦齊任京官，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，言齊豪民子，不可用。真宗以問執政，馮拯對曰：「若用有材，豈限貧富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因稱溥畏慎小心，言事未嘗不中利害，以故任之益不疑。然溥久專利權，內倚丁謂，所言輒聽。帝嘗語執政曰：「群臣上書論事，法官輒沮之，云非有大益，無改舊章，然則何以廣言路。」王旦對曰：「法制數更，則詔令牴牾，故重於變易。」因言：「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，已可之矣。」帝曰：「此特畏溥之強，不敢退卻，自今雖小吏言，亦宜詳究行之。」

溥既專且貪，繇是寖為不法。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，罷知潭州。命御史鞫治，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起第，附官舟販竹木，奸贓十數事。未論決，會赦，貶忠武軍節度副使。仁宗即位，起知淮陽軍，歷光、黃二州，復以贓敗，貶蔡州團練副使。久之，監徐州利國監，以千牛衛將軍致仕，卒。

## 胡則

胡則，字子正，婺州永康人。果敢有材氣。以進士起家，補許田縣尉，再調憲州錄事參軍。時靈、夏用兵，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，為一月計。則曰：「為百日備，尚恐不支，奈何為一月邪？」湘懼無以給，遣則遂入奏。太宗因問以邊策，對稱旨，顧左右曰：「州縣豈乏人？」命記姓名中書。後李繼隆討賊，久不解，湘語則曰：「微子幾敗我事。」一日，繼隆移文轉運司曰：「兵且深入，糧有繼乎？」則告湘曰：「彼師老將歸，欲以糧乏為辭耳，姑以有餘報之。」已而果為則所料。湘為河北轉運使，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僉書貝州觀察判官事。

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，就知睦州，徙溫州。歲餘，提舉江南路銀銅場、鑄錢監，得吏所匿銅數萬斤，吏懼且死，則曰：「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，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？」籍為羨餘，不之罪。改江、淮制置發運使，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。真宗幸亳還，擢三司度支副使。

初，丁謂舉進士，客許田，則厚遇之，謂貴顯，故則驟進用。至是，謂罷政事，出則為京西轉運使，遷禮部郎中。部內民訛言相驚，至遣使安撫乃定。坐是，徙廣西路轉運使。有番舶遭風至瓊州，且告食乏，不能去。則命貸錢三百萬，吏白夷人狡詐，又風波不可期。則曰：「彼以急難投我，可拒而不與邪？」已而償所貸如期。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，為辨活者九人。復為發運使，累遷太常少卿。

乾興初，坐丁謂黨，降知信州，徙福州，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。入權吏部流內銓，坐失舉，復為太常少卿、知池州。未行，復諫議大夫、知永興軍，徙河北都轉運使，以給事中權三司使，通京東西、陝西鹽法，人便之。初，則在河北，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，又以其子為名祈買酒場。至是，張宗誨摘發之，按驗得實，出則知陳州。逾月，授工部侍郎、集賢院學士。劉隨上疏言：「則奸邪貪濫聞天下，比命知池州，不肯行，今以罪去，驟加美職，何以風勸在位？」後徙杭州，再遷兵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則無廉名，喜交結，尚風義。丁謂貶崖州，賓客隨散落，獨則間遣人至海上，饋問如平日。在福州時，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眾人講《易》，得錢十萬。絳既坐罪，遂自成都械昌期至。則破械，館以賓禮，出俸錢為償之。

昌期者，嘗注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陰符經》、《老子》，其說詭誕穿鑿，至詆斥周公。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，文彥博守成都，召置府學，奏改秘書省校書郎，後以殿中丞致仕。著書百餘卷，嘉祐中，詔取其書。昌期時年八十餘，野服自詣京師，賜緋魚，絹百匹。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，不當推奬，奪所賜服罷歸，卒。

薛顏

薛顏，字彥回，河中萬泉人。舉《三禮》中第，為嘉州司戶參軍。代還引見，太宗顧問之，對稱旨，改將作監丞、監華州酒稅。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、峽，疏決刑獄。還，改太子左贊善大夫、知雲安軍，徙渝、閬二州，擢三司鹽鐵判官，河北計置糧草。

初，丁謂招撫溪蠻，有威惠，部人愛之。留五年，詔謂自舉代，謂薦顏為峽路轉運使，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。始，孟氏據蜀，徙夔州於東山，據峽以拒王師，而民居不便也，顏為復其故城。宜州陳進反，命勾當廣南東、西路轉運司事。賊平，遷金部員外郎，改河東轉運使。

祀汾陰，徙陝西。河中浮橋歲為水所敗，顏即北岸釃上流為支渠，以殺水怒，因取渠水溉其旁田，民頗利之。坊州募人煉礬，歲久課益重，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。顏奏：「罷坊礬，則晉礬當大售。」後如其策。徙河北。歷知河陽、杭徐州，累遷光祿少卿，以少府監知江寧府。邏者晝劫人，反執平人以告。顏視其色動，曰：「若真盜也。」械之，果引伏。轉右諫議大夫、知河南府。

仁宗即位，遷給事中。丁謂分司西京，以顏雅與善，徙知應天府，又徙耀州。部有豪姓李甲，結客數十人，號「沒命社」，少不如意，則推一人以死鬥之，積數年，為鄉人患，莫敢發。顏至，大索其黨，會赦當免，特杖甲流海上，餘悉籍於軍。以光祿卿分司西京，卒於家。

嘗屬杜衍為墓誌，衍卻之。仁宗聞其事，他日，謂衍曰：「薛顏有醜行，卿不欲志其墓，誠清識也。」孫：向，自有傳。

## 許元

許元，字子春，宣州宣城人。以父蔭為太廟齋郎，改大理寺丞，累遷國子博士，監在京榷貨務，三門發運判官。元為吏強敏，尤能商財利。慶曆中，江、淮歲漕不給，京師乏軍儲，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，擢江淮制製置發運判官。至，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，所在留三月食，遠近以次相補，引千餘艘轉漕而西。未幾，京師足食，朝廷以為任職，就遷副使。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為使，進金部，特賜進士出身，遷侍御史。

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、江南調發軍食。仁宗聞之，語輔臣曰：「東南歲比不登，民力匱乏，嘗詔損歲漕百萬石，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，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，非朕志也。」下詔戒飭。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，收羨餘以媚三司，憚諸部不從，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，既可之矣，而轉運使多論其罪，事遂寢。擢天章閣待制，再遷郎中，以疾請還。歷知揚、越、泰州，卒。

元在江、淮十三年，以聚斂刻剝為能，急於進取，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，尤為王堯臣所知。發運使治所在真州，衣冠之求官舟者，日數十輩。元視勢家貴族，立榷巨艦與之；即小官惸獨，伺候歲月，有不能得。人以是憤怨，而元自為以當然，無所愧憚。

## 鍾離瑾

鍾離瑾，字公瑜，廬州合肥人。舉進士，為簡州推官，以殿中丞通判益州。建言：「州郡既上雨，後雖凶旱，多隱之以成前奏，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。」擢開封府推官，出提點兩浙刑獄。衢、潤州饑，聚餓者食之，頗廢農作，請發米二萬斛賑給，家毋過一斛。後徙淮南轉運副使，歷京西、河東、河北轉運使，改江淮制置發運使。殿直王乙者，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，浚河百二十里，以廢二埭。詔瑾規度，以工大不可就，止置閘召伯埭旁，人以為利。累遷尚書刑部郎中，為三司戶部副使，除龍圖閣待制、權知開封府。未逾月，得疾，仁宗封藥賜之，使未及門而卒。

## 孫冲

孫冲，字升伯，趙州平棘人。舉明經，歷古田青陽尉、鹽山麗水主簿。嘗並喪父母去官，有司循五代故事，必六年乃聽調，冲援古制，以書干宰相，不納。後舉進士，登甲科。

授將作監丞，歷通判晉、絳、保州，坐與保州守爭事，降監吉州酒，累遷太常博士。

河決棣州，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，命冲往按視。還言：「徙州動民，亦未免治堤，不若塞河為便。」遂以冲知棣州，自秋至春，凡四決，冲皆塞之，就除殿中侍御史。準為樞密使，卒徙州陽信。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，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，為使者論奏，徙知襄州。冲復上疏論徙州非便，著《河書》以獻。

會京西蝗，真宗遣中使督捕，至襄，怒冲不出迎，乃奏蝗唯襄為甚，而州將日置酒，無恤民意。帝怒，命即州置獄。冲得屬縣言歲稔狀，馳驛上之。時使者猶未還，帝悟，為追使者笞之。以侍御史為京西轉運。塞滑州決河，權知滑州。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，用太常博士李渭策，欲盛夏興役。冲言徒費薪楗，困人力，雖塞必決。遂罷知河陽。累遷刑部郎中，歷湖北、河東轉運使。

會南郊賞賜軍士，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，一軍大噪，捽守佐堂下劫之，約與善帛乃免。城中戒備，遣兵圍廣勇營。冲適至，命解圍弛備，置酒張樂，推首惡十六人斬之，遂定。初，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，詔給善帛。使者至潞，冲促之還，曰：「以亂而得所欲，是愈誘之亂也。」卒留不與。入判登聞鼓院，以目疾改兵部郎中、直史館、知河中府，徙潞州，復為河東轉運使，遷太常少卿，擢右諫議大夫，復知潞州，遷翰林院學士。及徙同州，權西京留司御史臺，遷給事中。喪明，卒。

冲為吏，所至以強幹稱，能任鉤距，多得事情，然無家法，晚節尤寡廉聲。孫永，自有傳。

崔嶧

崔嶧，字之才，京兆長安人。進士及第，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、知遂州。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，以察奸人。事既施行，徙提點刑獄。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堨，嶧更用州兵代其役。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，守臣慮生事，多以牛酒和遣。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，益募勇壯，伺其發，一切捕擊之，後無復內寇。就除轉運使。歷三司戶部判官、河東轉運使。會更錢法，潞州民大擾，推其首惡誅之，人心遂定。

後為戶部副使，以右諫議大夫為河東都轉運使，遷給事中，還，糾察在京刑獄。諫官、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，命按治。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，非妾殺之，頗

左右執中，即授龍圖閣待制、知慶州。羌井坑族亂，潛兵討平。歷知同州、鳳翔府，改工部侍郎、集賢院學士、知河中府。

嶧所至貪奸，比老益甚。在鳳翔，轉運使薛向按之急，不得已至河中。請老，以刑部侍郎致仕，卒。

## 田瑜

田瑜，字資忠，河南壽安人。舉進士，歷袁、郢、合三州軍事推官，遷大理寺丞，知鹿邑、建陽縣，徙知蒙、江二州，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、提點廣南西路刑獄。慶曆中，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，上以瑜習知南方事，就除荊湖北路轉運使。瑜檄屬郡募民擊賊，又督轉粟以守要害，故兵所至皆不乏食，賊勢大挫。

徙兩浙轉運按察使。杭州龍山堤歲決，水冒民居，輒賦芻塞之。瑜與民約，每芻十束，更輸石一尺。率五歲，得石百萬，為石堤，堤固而歲不調民。加直史館、益州路轉運使，改江淮制置發運使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廣州，累遷諫議大夫、權三司戶部副使。

儂智高犯邕，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。智高平，召對便殿，具言南方山川險要，所以備守之策，乃以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。還，糾察刑獄，同判吏部流內銓，除龍圖閣直學士、知青州。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，吏以其無主名，不以聞。瑜廉得之，大出金帛購賊，後數日，鄰州民執賊以告。屬歲凶多盜，瑜立賞罰、設方略捕格之，境中肅然。徙知澶州，背發疽卒。

瑜謹厚少文，而於吏事頗盡心，然御下急，無廉稱。

## 施昌言

施昌言，字正臣，通州靜海人。舉進士高第，授將作監丞、通判滁州。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，不中選，遷尚書屯田員外郎、知太平州。上《政論》三十篇。入為殿中侍御史、開封府判官。安撫淮南，還，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，遷三司度支副使，除天章閣待制、河北都轉運使。言事者以為濱、棣等六州河可涉，宜有城守如邊，以待契丹。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。懷敏以為當城如邊，昌言曰：「六州地千里，又河數移徙，城之甚難而無利。契丹未渝盟先自困，非便也。」或請於麟、府立十二砦以拓境，又詔

昌言與明鎬、張元度可否，昌言獨以為：「麟、府在河外，於國家無毫髮入，而至今饋守者，徒以畏蹙國之虛名。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，以重困財力。」就除知慶州。在州所為不法，語徹朝廷。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，追發湜罪，湜坐廢，昌言亦降知華州。

歷知滄州、河陽，移河北都轉運使。議塞商胡埽決河，令復故道，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。徙江淮發運使，加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應天府，又知延州。召還，會塞六塔河，以為都大修河制置使，辭，弗許，加樞密直學士、知澶州，以便役事。河決，奪一官知滑州，又知杭州，加龍圖閣學士，復知滑州。以老求罷，乃以知越州。至京師，卒。

昌言為發運使時，召范仲淹後堂，出婢子為優，雜男子慢戲，無所不言。仲淹怪問之，則皆昌言子也，仲淹大不懌而去。其治家如此。

論曰：狄棐、郎簡、孫祖德、張若谷、石揚休、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，累侍從，歷方州，始為名臣，終鮮大過，考其行事可見也。李垂寧去華近，不肯見宰相；張洞以直言正論為大臣所忌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。若李仕衡而下十人，皆能任劇繁，然或寡廉稱，或有醜行，君子恥之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